



1977年我们和战友马晓煌每到星期天都到维吾尔人家去画人物写生。最前面的小女孩现在是新疆和静县宣传部的副部长，听说连她都要退休了。

从吐鲁番到库尔勒的铁路

文◎方军

我们这些当年的铁道兵现在已经是70上下的人了，从1972年入伍到1979年退出现役，我们这些北京兵参加了“襄渝铁路”和新疆“南疆铁路”的建设。我们汽车营曾经先后有16位战友牺牲在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的铁路旁；他们化作祖国壮丽山川、河流的一部分。

襄渝铁路就是湖北襄樊到四川重庆的铁路。而南疆铁路是一条连接新疆吐鲁番和新疆和田的国铁双线电气化铁路。

南疆铁路分两段进行建设，其中东段（吐鲁番至库尔勒）于1974年开工；于1984年建成投运；西延段（库尔勒至喀什）于1996年9月开工；于1999年12月6日

建成投运。

截至1999年12月，南疆铁路东起吐鲁番市，后沿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沿，途经轮台、库车、新和、阿克苏、巴楚、阿图什等县市，西抵喀什市，全长1446千米。

当年，我们这些兵都是从首都钢铁公司入伍的，全部是工作三年的“车钳铣电焊”，是有经验的技术工人。所以，我们这些北京兵在铁道兵中形成了绝对的技术力量。新兵训练一结束，铁道兵六师就迅速把我们这120人分配到汽车营和修理营。汽车营在新疆的焉耆县，而修理营在新疆的塔什店，这两个地方都距离库尔勒不远，而当时的库尔勒也是一片戈壁滩。

我们铁道兵六师汽车营有五个连队：德国太拖拉汽车连，日本五十铃汽车连，日本日野汽车连，日野大拖挂汽车连，和解放翻斗工程车连。每个连有汽车80辆。

我在汽车四连，我们连都是日本五十铃牌8吨自卸汽车。从1975年进疆到1979年，我们连队一直住在焉耆县。连队就在维吾尔人的村庄中，多年来，和维族乡亲们形成休戚与共的乡亲关系。我们刚一进村，村里就给我们连500亩土地种菜用。您没有听错，是500亩！新疆之大真是令人咋舌。

因为是维吾尔人的村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们每一天清晨恭恭敬敬做的祈祷仪式。

每一天，迎着朝霞我们共同去近在咫尺的开都河中取水；春天我们共同在田里播种；夏天，开都河边的白桦树林是我们共同的散步场所；秋天，当然是收获的季节，维族乡亲们只要张口，我们连队的汽车就

是他们的运输车辆；冬天，村里的维族乡亲们需要拉煤，我们当然责无旁贷。几年里，我们学会了不少维语，而维族乡亲们也可以学会一些汉语。实在没有什么矛盾，见面只是客客气气的兄弟情：“优尔达西亚克西嘛？”——朋友你好吗？

最近，世界各国关于新疆的报道连篇累牍比比皆是，作为1974年随铁道兵开进新疆参加建设的老兵来说自然有我的看法。那时的库尔勒是戈壁滩几乎没有人烟，今天的库尔勒就城市的现代化程度上来说已经优于京上广。而今天的新疆完完全全是各族人民用双手一点一点建设起来的，无数人因此献出了青春、鲜血和生命。

我们刚刚进入新疆的时候，从吐鲁番到库尔勒完全是土路，或者叫“搓板路”，我们连车队开过那真是尘土飞扬、遮天蔽日。那时的焉耆没有电！夜里是漆黑一片。那时的博斯腾湖由于人烟稀少，千年的落叶在湖边漂浮、堆积，而蔓延到湖心去。落叶有一米多厚，人可以在落叶层上忽忽悠悠地行走，水面下是成群结队的鱼。博斯腾湖芦苇的直径有4厘米！芦苇有15米



1974年我们去博斯腾湖玩，维吾尔族人划着“卡盆”带我们去湖心



去年，刘勇、黄力力、李勇、崔保华、潘海强、苑文瑞、武福慧等铁道兵战友驱车3000公里，从北京到焉耆县去看望分别40多年的维族乡亲们，虽然经过40多年的风风雨雨，大家见面仍然是相亲相爱、亲如一家。

高！如果说起博斯腾湖的芦苇荡，那才是神秘莫测，动人心魄。维族人划着卡盆带我们到博斯腾湖里面去过，卡盆就是用大树掏空做成的船。如果说那儿是中世纪的原始生态可能有些过分。但是，那时的新疆是几乎没有开发过的自然生态圣地。那时的新疆刮起风来，10米开外看不见任何东西，人随时会被狂风吹走。在吐鲁番风口多次有大风把整列列车吹翻的事情！冬天寒风凛冽，从吐鲁番到库尔勒驾驶汽车300多公里，往往下车时我们全身都冻僵了。

汽车连长年跑长途当然有伤亡。福建兵陈宝国在一次交通事故中不幸牺牲，连里开追思会，村里的维族朋友们也都来参加。只见一位维族大妈哭天抹泪、捶胸顿足：

“汽车连这个儿子好！我们家老头子放羊遇上暴风雪冻掉一只脚，这个汉族儿子就每个星期天都来学雷锋，我喊我家院子不用老扫！他不听！秋天，这个儿子帮我收葡萄，他扛着筐子在田里忙碌，一趟一趟的，汗流浹背、真是比毛驴子还勤劳！”

维族大妈哭着说：“你们解放军是低头抽泣，而我们维族人把双手伸向天空哭！我们告诉天神：我们死了亲人，我们是多么的难过！”维族大妈接着哭诉：“陈宝国，你才20多岁，你的爸爸妈妈还在福建，可是，我们全村的维族人来送送你！听说，你都被撞碎了，是副连长刘奇君把你的碎尸碎块从汽车的残骸中捧出来……——你！就是我们的儿子！”

我们听了维族大妈的话真是目瞪口呆。但是，维族大妈如诉如泣让我们懵懵懂懂地感到：“福建兵陈宝国确实微笑着去了鲜花盛开的天堂。”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1979年这些铁道兵的老战士要退出现役了，我们修建的铁路也已经从吐鲁番已经开通到了库尔勒！除了和战友们依依不舍、抱头痛哭之外，就是和村里的维族老老少少的乡亲们依依惜别！泪湿衣衫！——春夏秋冬、年复一年，多少酸甜苦辣，多少个日日夜夜，

我们和维族乡亲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现在，全世界的媒体都在报道新疆，很多报道说“汉族人和维族人对立了……”我想我们之间为什么要对立呢？是不是他们弄错啦？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的作家我去过很多国家，采访过数百人，写过十几本书。我的书在美国、日本，中国内地和香港、台湾出版。在我心目中：如果不是朋友哪有时隔40多年，驱车数千公里、跨越千山万水去看望的道理？

去年，北京兵驱车三千多公里故地重游，又回到新疆焉耆县。村里的维族乡亲们对我们还是亲如手足、嘘寒问暖，像家人一样接待我们，维族乡亲们说：“铁道兵了不起！你们修的铁路可以从我们焉耆一直通到北京去！把我们联在一起！”大家都惊叹40多年不见新疆的变化，人物的变迁；谈笑之中，唯独不变的是北京兵和维族村民乡里乡亲的亲如手足的情谊。☞

(编辑 赵小芳)

“百岁说百年”

征文活动启事

百岁老人历经百年风雨，是中国历史的见证者。由他们来讲述党的百年历程，深切表达对共产党的热爱和对新中国美好生活的赞美，更有说服力，更有见证力，也更有影响力。中国老年杂志社“百岁说百年”征文活动是为党的百年诞辰送上的一份来自百岁老年人群的特殊礼物。

“百岁说百年”具体内容为“四个一百”，即百岁老人为党的诞辰说一句祝福；为百年后的党和人民，送一句期盼；每人说一句“中国共产党万岁”；百岁老人采访或者口述历史，为后人留下特殊的红色故事。

投稿方式为电子邮件，标题为征文标题 + 作者姓名，字数2000字以内，写明作者姓名、单位及通信地址、电话。

投稿邮箱 zgln1983@163.com zgln1983@126.com